

背影

朱自清

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。他囑我路上小心，夜裏要警醒些，不要受涼。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。我心裏暗笑他的迂；他們只認得錢，託他們直是白託！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，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？唉，我現在想想，那時真是太聰明了！

我說道，「爸爸，你走吧。」他望車外看了看，說，「我買幾個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動。」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。走到那邊月臺，須穿過鐵道，須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。我本來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。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臺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兩手攀着上面，兩腳再向上縮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，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我趕緊拭乾了淚，怕他看見，也怕別人看見。我再向外看時，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。過鐵道時，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這邊時，我趕緊去攙他。他和我走到車上，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，心裏很輕鬆似的，過一會說，「我走了；到那邊來信！」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幾步，回過頭看見我，說，「進去吧，裏邊沒人。」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進來坐下，我的眼淚又來了。

落花生

許地山

我們屋後有半畝隙地。母親說：「讓他荒蕪着怪可惜，既然你們那麼愛吃花生，就闢來做花生園罷。」我們幾姊弟和幾個小丫頭都很喜歡——買種底買種，動土底動土，灌園底灌園；過不了幾個月，居然收穫了！

媽媽說：「今晚我們可以做一個收穫節，也請你們爹爹來尝尝我們底新花生，如何？」我們都答應了。母親把花生做成好幾樣底食品，還吩咐這節期要在園裏底茅亭舉行。

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，可是爹爹也到來，實在很難得！爹爹說：「你們愛吃花生麼？」

我們都爭着答應，「愛！」

「誰能把花生底好處說出來？」

姊姊說：「花生底氣味很美。」

哥哥說：「花生可以製油。」

我說：「無論何等人都可以用賤價買他來吃；都喜歡吃他。這就是他底好處。」

爹爹說：「花生底用處固然很多；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。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、桃子、石榴，把他們底果實懸在枝上，鮮紅嫩綠的顏色，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底心。他只把果子埋在地底，等到成熟，才容人把他挖出來，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，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沒有果實，非得等到你接觸他才能知道。」

我們都說：「是的。」母親也點點頭。爹爹接下去說：「所以你們要像花生，因為他是有用的，不是偉大、好看的东西。」我說：「那麼，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偉大、體面的人了。」爹爹說：「這是我對於你們底希望。」

我們談到夜闌才散。所有花生食品雖然沒有了，然而父親底話現在還印在我心版上。

借錢的境界

余光中

一提起借錢，沒有幾個人不膽戰心驚的。有限的幾張鈔票，好端端地隱居在自己的口袋裡，忽然一隻手伸過來把它帶走，真教人一點安全感都沒有。借錢的威脅不下於核子戰爭：後者畢竟不常發生，而且同難者眾，前者的命中率卻是百分之百，天下之大，那隻手卻是朝你一個人伸過來的。

借錢，實在是一件緊張的事，富於戲劇性。借錢是一種神經戰，緊張的程度，可比求婚，因為兩者都是秘密進行，而面臨的答覆，至少有一半可能是「不肯」。不同的是，成功的求婚人留下，永遠留下，失敗的求婚人離去，永遠離去；可是借錢的人，無論成功或失敗，永遠有去無回，除非他再來借錢。

除非有奇蹟發生，借出去的錢，是不會自動回來的。所謂「借」，實在只是一種雅稱。「借」的理論，完全建築在「還」的假設上。有了這個大膽假設，借錢的人才能名正言順，理直氣壯，貸錢的人才能心安理得，至少也不至於毫無希望。也許當初，借的人確有還的誠意，至少有一種決心要還的幻覺。等到借來的錢用光了，事過境遷，第二種感覺便漸漸形成。他會覺得，那一筆錢本來是「無中生有」變出來的，現在要他「重歸於無」變回去，未免有點不甘心。「誰教他比我有錢呢？」朦朦朧朧之中，升起了這個念頭。「天下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」當初就是因為不足，才需要向人借錢，現在要還錢給人，豈非損不足以奉有餘，簡直有背天道了。日子一久，還錢的念頭漸漸由淡趨無。